

欲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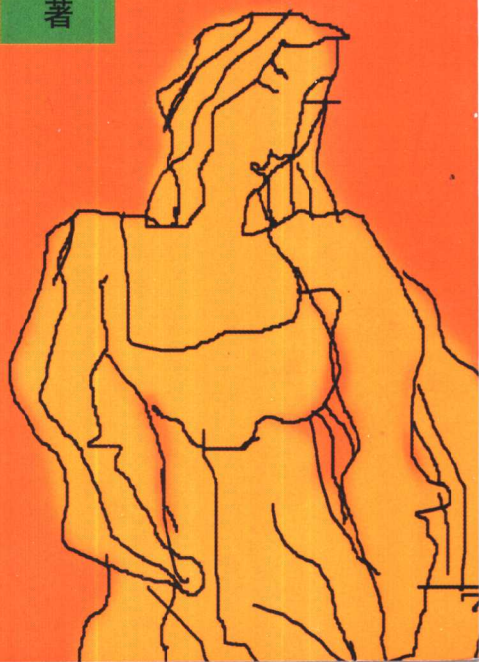
刁斗
著

80年代出生，80年代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，曾当过新闻记者，现在做文字编辑，居住沈阳。1986年以前主要写诗，1986年以后专事小说写作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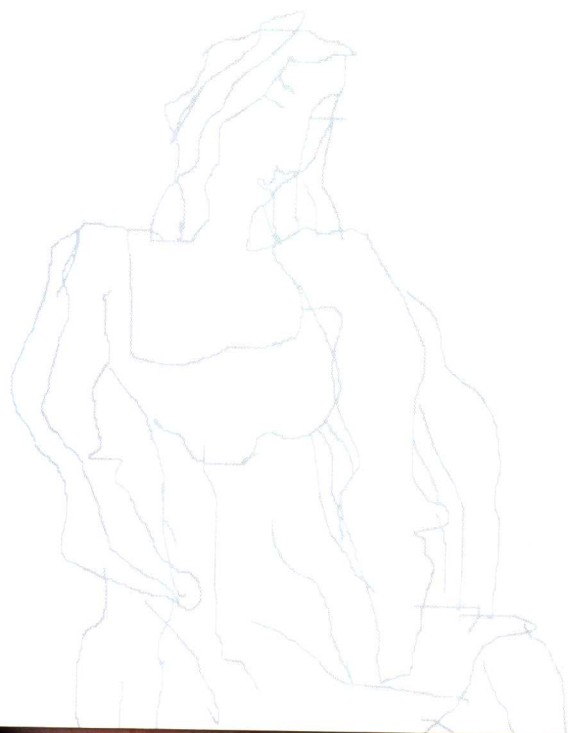
布老虎丛书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欲界

刁斗
著



◎刁斗 2003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欲罢/刁斗著. —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03. 1

(布老虎丛书)

ISBN 7-5313-2502-0

I. 欲… II. 刁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100988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

联系电话: 024—23284285 23284029

购书热线: 024—23284402 23284401

E-mail: chunfeng@vip.163.com

东北印刷厂印刷

幅面尺寸: 140mm × 203mm

印张: 10.25 插页: 2

字数: 200 千字

印数: 1—30 000 册

2003 年 1 月第 1 版

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臧永清

责任校对: 杨 姣

封面设计: 耿志远

版式设计: 马寄萍

定价: 18.00 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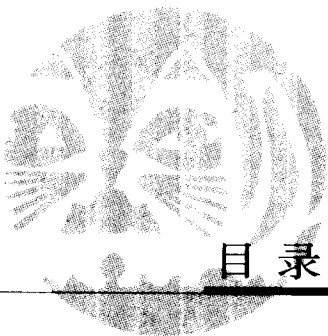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“这时音乐停住了，”苏菲对我说，“停在这支歌最后一段的中间，正好唱到‘全世界回响起上帝的福音’这一句，就突然停住了。我感到了极度的空虚。也许就在这一刹那，我丧失了信仰。我似乎再也弄不明白，上帝什么时候离开了我，或者，我什么时候离开了他……”

威廉·斯泰伦《苏菲的选择》

我在对一个人物进行一次持续而不间断的系列陈述，直到我不再有多件事情而只有一件。

格特鲁德·斯泰因《在美国的讲演》



第一部

他人的血/1

第二部

刽子手之歌/101

第三部

死亡和罗盘/207

后记·欲罢能不能/315

刁斗作品要目/319

第一部

他人的血

一、／

轿车是红色的，像摊血，被泼在窗外、楼下、行车道靠右侧的橘瓣路灯旁。那个位置经常停车。在车道边缘，是几截扁扁的青石路牙，由于屡受车轮的碰撞、碾压、撼动，此时，它们并没牢牢地埋在土里，而是松松垮垮地浮出地表，并且，还被歪歪扭扭地拱进了草坪。这时候，轿车的两只右轱辘搭在草坪边缘，那种若即若离的接触，似断还连的关系——轱辘和草坪的接触与关系，显示出车主停车时的马虎和仓促：绝非有意损害草坪。也就是说，受到损害的草坪是无辜的，但不能就此认为，用车轱辘侵扰了草坪的车主就不无辜。

“走吧，他们需要家庭气氛，咱得给他们面子。”关子林站在窗口，冲楼下的车说。

“不。”苏非坐在沙发上，看电视。电视里的男人像关子林那样，站在窗口，眼睛也盯着楼下的车；与关子林不同的是，他手里，还握把枪，他用枪瞄准楼下车里的另一个男人。他们俩，一个黑男人一个白男人。这也和关子林不一样，关子林是黄种人，黄男人。“我和他们又不熟，我对那种虚伪的家庭气氛也没兴趣。”

“我说过我错了，我检讨了，我再不会那么干了……”

“你就说我不休息，或出差了。”



“我的毛病就是不会撒谎，太诚实。这种事儿，不会有第二个人跟老婆说。”

“以后你可以不再诚实，对我什么都不说。”

“可我不会再干那事儿了。”

“你也可以在别的事上撒谎。”

“我不会，至少对你我永远不会撒谎。”

苏菲不说话。

“对你我永远不会撒谎……你不相信？”关子林不看窗外了，扭头，看苏菲。

“我，相信……”对着电视，苏菲也能感觉到关子林的目光，那种可怜巴巴的目光。

“苏菲，原谅我吧，别赌气了。”

“我没不原谅你，你知道我不愿意见生人，习惯了在家看碟……”苏菲扭过头，接受关子林的搂抱和亲吻。不接受又能怎么样呢？关子林已经蹭到沙发边上了。

“怪我冷落你了，以后我多陪你。”关子林的亲吻像个新手，没有舌头的参与。“可现在苏菲，你得想想我的面子。你不给他们面子行，可我在他们眼里……”

“那——要不你先走。”苏菲轻轻推开关子林，“我洗把脸，换身衣服，后去。”

“你还后去啥，我这现成的车……”

“我不打车，坐公交车。”

“你又来了……我不是舍不得打车，我是说咱俩一块儿去多好。”

“那，你等我吧。”

“哎哎我等你我等你。”关子林站在厅中央，看着苏菲不紧不慢，也不敢催；但不催他又焦躁不安，只能选择离开。“我先加油去，再回来接你。你稍微快点儿——”

关门的声音响过以后，苏菲停住手上动作，呆愣了片刻，然后慢慢走到刚才关子林站过的地方，手抚窗台，望向窗外。红轿车，绿草坪，连接它们的黑车轱辘。刚才她是通过关子林的眼睛看它们的，现在看它们，她用自己的眼睛。

关子林出现在行车道上。苏菲往后缩缩身子，掩在窗帘后边。窗帘是肉色的，被拢成一束，滑顺、柔软、手感极好，似乎能和苏菲水乳交融。如果这时关子林抬头，看三楼的这个窗口，是看不到苏菲的，只能看到束拢到窗子一侧的窗帘；即使他看到的是苏菲，肉色的窗帘也容易使他产生错觉，使他注意不到苏菲在看他；而苏菲，却能把他的行动尽收眼底。身后的电视里传出声枪响。苏菲没回头，她知道那个站在窗口的黑人终于开枪了，向那个坐在车里的白人；只是，这一次不是刚才那次。刚才那个黑人若想射击，时机绝佳，但他错过了机会。他犹豫了，胆怯了，手软了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白人把车开走，还一路吹着优雅的口哨。这一回，他抓住了机会，尽管这一回他是在哪儿、以怎样的角度、抓住了个怎样的机会开的枪，苏菲不清楚，但她知道，他击中了那个白人。剧情需要他谋杀他。

关子林像电视里那个躲过第一次枪击的白人那样，把车开走了，甚至，苏菲还听到了他优雅的口哨声。不过他不吹口哨，这她知道，不优雅的也不吹，不会吹。苏菲离开窗口，回到沙发旁，用遥控器关掉 VCD 和电视。她最后看到



的镜头是，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在举行葬礼，为那个死于谋杀的白种男人。在送葬的人中，那个谋杀白男人的黑男人也在，也面露哀色，也泪水盈眶，他把一大束鲜花扔进置放棺材的土坑里。口哨声起。

苏菲穿好外衣，整理好面颊嘴唇眉毛耳钉项链，对着镜子打量自己。这时，关子林的电话挂了进来。我回楼下了，他说；我马上下去，她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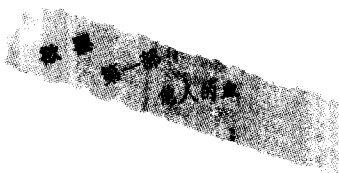
一、2

“你上来吗？”

关子林的动作幅度一点点加大，类似于电视里，参加短道速滑的滑冰选手或场地追逐赛的自行车选手，启动后，先不急于全力猛冲，而是缓慢地、试探地、有节制地提高速度。现在缓慢试探和节制的阶段已经过去，关子林尽兴地在苏菲身上扭来扭去，头、手、肚子、大腿，都在用力。自从他出差回来，自从，他对在外地的行为做了坦白，好几天了，苏菲头一次接受了他，用身体接受。他难免有一点得意忘形。此时，见苏菲也显得，挺尽兴吧，他就张嘴提出了上面的建议。这建议也的确不是自私的建议，有时候，苏菲喜欢在他上边。

“你上来吗？”

关子林停下动作，又问一句，可能，他以为苏菲没听清他前一次发问。苏菲听清了。他们近在咫尺，或者更准确地说，他们已经融为一体，她怎么能听不清他说什么呢？甚



至，如果他不提，她就提了，主动要求，上他身上去。她的确喜欢那样的体位。可现在的问题是，关子林先提了。在关子林的第二次发问尚未出口时，苏菲已经停止了呻吟和扭动，不再让自己表现得尽兴；恰在这时，关子林的第二问，更加不合时宜地脱口而出了。苏菲的眼睛突然睁开，从下往上看关子林。

“也让我来泰式按摩？”

“你看你，”关子林避开苏菲目光，埋头亲她耳朵。由于慌乱，亲得水汤尿裤，不得要领。以往她也愿意让他亲她耳朵。“是你喜欢在上边呀。”

“我不喜欢，”苏菲说，“你要喜欢，我可以向婊子学习，让你高兴。”

“你又来了，算我多嘴。”

“你还是那意思吗，以后什么也不对我说了，什么都瞒我。”

“不是，我是说我这会儿多嘴了，不该让你上来。”

“对我的感觉无动于衷？”

“不是，我是说——唉苏菲，你不能胡搅蛮缠吧……”

“我胡搅蛮缠？是你认为跟我说话就是多嘴呀。”

“哎呀苏菲咱们这是……”

这是一次无法完成的性交。关子林的阴茎已经软缩。他想重新振作自己，还想寻求苏菲的帮助。但苏菲紧攥住双手，紧闭住嘴巴，不帮他。

关子林只好下去。关子林干咳一声想说点什么，可想了想，没说，似乎为了不影响苏菲休息，还挪挪屁股，与苏菲



拉开一人的距离，佝偻着腰审视自己软缩的阴茎。苏菲抓过吊带绸睡裙，但没穿，只把睡裙一角搭在脸上，沿着睡裙的边缘，用眼角余光偷看关子林。她能看到，在昏黄的灯晕中，关子林的身架显得奇形怪状，格外庞大，忽明忽暗地笼罩着她。苏菲扭过头，闭上眼，避开了丈夫庞大身架奇形怪状的笼罩，继而让喘息声逐渐沉实起来。那是一种睡着后才会有的喘息之声，但她没睡着，因为她能听到关子林在轻声叹气。

苏菲也轻声叹了口气，比关子林还轻，叹在心里。苏菲知道自己为什么叹气，可关子林为什么呢，是为阴茎不再勃起吗？不至于吧，那只是暂时情绪波动产生的抑制，算不上毛病；他叹气，也许是为他几天前的诚实感到后悔。

不能说关子林多么诚实，但也不能说他不够诚实，至少这一次，在沈阳之外的一个县城嫖娼后，对苏菲，他诚实了。他说苏菲我对不起你，他说我迫不得已地、身不由己地、措手不及地、却之不恭地，和个小姐，洗鸳鸯浴了，让她给我泰式按摩了。那天的苏菲格外漂亮，从外边一走进家门，就光彩照人，魅力无边，让他没法心中有鬼地面对她，而且，也是苏菲先看出了他的惶惑和愧怍。你怎么了？苏菲问，哪笔钱出问题了吗？他们最近都注意到，上边又提反腐倡廉了，他们也推测过，这次的反腐倡廉运动，时间有可能持续得久些，同时他们还彼此打气，得小心点了，可不能被抓了倒霉的——当然这是指他，指关子林，别倒霉；苏菲想倒霉也无霉可倒——她没有腐的条件，只能廉。不是——苏菲的关心像个陷阱，漂亮也是陷阱，关子林没法不栽进这个

双重陷阱。他就如实坦白了嫖娼经过。其实，如果不说，不主动坦白交代，也不算不诚实，苏菲并没问他是否嫖过，苏菲想到的是另一类事情：哪笔钱出问题了？可他说出了那个叫杨小凡的妓女，还在苏菲细致入微的审问中，说出了与杨小凡做过的一切。以前苏菲倒问过他，你嫖过吗？没有。他的回答理直气壮，诚实能使他脸不变色心不跳。但现在的诚实，让他被动了。

在苏菲真的即将睡着时，电话铃响了，把苏菲吓了一跳，估计关子林也吓了一跳。苏菲睁眼看到，灯影里的关子林满脸惊讶，方正的面孔破破糟糟，像一只靶盘饱饮了枪弹。床头柜在苏菲这侧，电话在床头柜上，关子林接电话得越过苏菲，苏菲就抢在他前边拿起了话筒。

“哎……弟妹吧？”

“我是苏菲，你哪位？”

“嘿嘿，嘿嘿，我是……”对方报了一个名字，苏菲想一下，才想到是刚才请他们吃饭的几个人之一。“关主任没事儿吧？”

“事儿？什么事儿……你和他说吧。”

“不了不了，我就是看他喝多没……嘿嘿，晚安。”送话器里好像都飘出了酒味。

“谁？”关子林问。

“在酒桌上还像个人似的，怎么眨眼工夫就犯病了。”

关子林猜到了苏菲说谁。“他们高兴，事情办成了高兴呀。”关子林刚才试图够电话的那只手，这时由悬置状态回落下来，落到苏菲身上，并顺势沿苏菲腰臀间的起伏曲线，



轻轻滑动。苏菲没拒绝。“我带你去更让他们高兴，他们觉得这是受到重视了，得到尊重了。送走咱俩后，他们肯定是把家属打发走，找地方又喝去了。”关子林把前身慢慢贴上苏菲后背，他的手，则游向苏菲的胸部腹部。“你不理解他们，他们搞企业难呀，只要不卡他们，能让他们痛痛快快地干活做事，他们花多少钱都愿意。我体谅他们，真心帮他们，他们有时候就不知道怎么谢我了……”关子林轻轻翻转苏菲的身体，让她平躺过来。

苏菲顺从了关子林的意志。

这时，电话铃又响了。

“你接吧。”苏菲等着关子林越过她去接电话。关子林即将俯上苏菲身体了，如果这时伸出手去，能够到电话。

“还你接，”关子林说，“真烦人，不识抬举。就说我睡了，明天再联系。”关子林又移回原来的位置，以方便苏菲转身拿话筒。

“喂。”

“是，关太太吗？”

“我是苏菲。”

“关子林在吗？”

“他睡了，你是——”

“你叫醒他，告诉他，你家北阳台上，有封给他的信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电话撂了。

苏菲陪关子林来到北阳台。北阳台一角，有个杂物架，硬塑的，灰色，最上边一格摆半盒松花蛋，是精包装的礼品

盒，那礼品盒上，果然有个白信封。沿着松花蛋和信封往上看，是阳台窗框，窗框里，一半镶铝合金玻璃窗，另一半镶铝合金纱窗，与松花蛋礼品盒和信封垂直立在窗框里的，是那另一半，纱窗那一半。纱窗是新的，是入夏后，淘汰了旧的又新配的；但现在，簇新的纱窗受到了破坏，在贴近下角的部位，刚刚被人刮了个口子，不太规则的“×”形，挺大。显然，松花蛋上的信，是有人从“×”形口子丢进来的。

苏菲和关子林住的龙凤花园是治安模范小区，即使夜里，每小时也都有一次保安巡逻，录像监视器更是二十四小时连续工作。苏菲和关子林住的这个11号楼302室，除了有六点锁紧的防盗铁门、南北窗户和南北阳台外，也都有贴壁防护铁栅。可是，居然有人躲过监视器和保安巡逻，虽然是乘着夜色，但仍然属于明目张胆地、明火执仗地、明睁眼漏地，借助楼门洞雨搭和二楼阳台，攀到三楼北阳台的窗外，隔着坚牢的贴壁铁栅，使用刀或与之相近的某种锐器，刮破纱窗，把一封薄薄的信，扔到了杂物架的松花蛋礼品盒上。这是猖狂至极的炫技式挑衅。

穿着吊带绸睡裙的苏菲缩在关子林怀里，皮肤冰凉。关子林什么也没穿，但身上发烫。他们强作镇定地先看窗外，再找双旧筷子，夹起信，在厨房灯下翻来覆去地照。看得出来有什么问题。随之信封被小心拆开，摆在厅里的茶几上，一边是信封一边是信纸。信封上没有收信人名字，也没有发信人名字，什么都没有，空白；信纸上有四行大字，是毛笔字：



收人钱财，
替人免灾。
光收人钱财不替人免灾，
天理难容罪该万死！

一、

“这什么意思？”

“是呀，什么意思？”

“想想，谁的事儿没给办。”

“没办的多了，又不是啥啥都我一个人说了算。”

“那就都别收了。”

“你别总说我收收收的，我根本也没收嘛。至少我没主动要过，他们送了我也是收得最少的、最慎重的、最合理的……”

“你别发火，我的意思是，差不多就行了。”

“我也知道差不多就行，可你没在那位置你不知道，走到那步了你根本刹不住闸，那闸完全是别人控制的，由不得你了。你要不收，他们就以为你不给办事儿，能缠巴死你。要么呢，给办了也不领你情，光以为是别人办的呢——他们是挨个送呀……”

“不领情就不领情，咱不用别人领情。”

“也不是那么简单，也有我们几个关系的问题。我要跟